

1
老婆子有个心病，这病让她心里堵得慌，一年多来，她被折磨得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心病源于儿媳不愿生二宝。全家人苦口婆心轮番劝说，可儿媳充耳不闻，愣是不愿取出生上的绝育环。

儿媳说：“我已经为你们家生了一个孙子，再生一个意味着多背负一份养育费，人生苦短，那么累干嘛？不生！”

老婆子曾请来村妇女主任当说客：“全家人都希望你生个二宝，家里经济条件也完全允许。再说，生二宝也是响应国家号召。”妇女主任说。

“本人思想觉悟不高，主任您还是去劝觉悟高的人吧！”儿媳说。

老婆子也曾拉来亲家母当说客：“闺女啊，两个小孩最标准，不多不少，将来长大也互相有个照应，多好呀！”亲家母说。“多生孩子容易老，我不干！”儿媳说。

“独苗太单薄！”亲家母说。“对咧，看看村里的妈刚（阿刚妈妈），阿刚高中时在一次游泳中失踪在河里，现在两老成了失独老人，多可怜呀！”老婆子说。

“你在诅咒你孙子吗？”儿媳暴跳如雷，把家婆吓一跳。

“我只是打个比方！”老婆子说。“奶奶不是诅咒，就是这么个理。”亲家母说。“不生，就是不生！谁想生自个生去！”儿媳气呼呼的。

儿媳油盐不进，老婆子由起初的讨好逐渐变得言辞激烈，婆媳矛盾时有发生。

老婆子很羡慕隔壁家的娅桂枝（桂枝的奶奶）。娅桂枝的儿媳给她生了两个孙女，三胎政策一开放，儿媳又给她生了个孙子，乐得娅桂枝整天合不上嘴，三天两头带孙子来串门。老婆子背地里说娅桂枝是在炫耀。

2
那天周六，读高中的孙子可以回家吃一餐饭，儿子特意为他割鸡，多做几个菜。“妈，吃饭了。”儿子说。

“心头堵，喉咙堵，哪还吃得下饭呀？”老婆子说。

“今晚饭菜丰盛，别跟自己肚子过不去。”儿媳说。

“丰盛？现在龙肉都吃不下！”老婆子说。“龙肉没有，倒是有凤肉（鸡肉）。”儿媳说。“我养了一拨又一拨的鸡，可没真正派上用场！”老婆子说。

“谁说的？用场大着呢！全家人都在享受。”儿媳说。

“老婆子，来了，来吃饭了！”老头子说。“吃吃吃，你就知道吃！”老婆子发飙。“奶奶怎么了？”孙子一脸茫然地问爷爷。“你奶奶气不顺，快吃你的饭，待会儿爷爷送你去学校。”老头子说。

大伙吃得快饱了，老婆子仍然没人桌。“妈，你快来吃饭，我和你说个事。”儿子说。老婆子眉头拧成“川”字，拖着疲惫的步子，坐到桌边。

“妈，实话告诉你，不是她不愿生，是她根本

一个家庭的生育风波

□ 凌秀香(壮族)

生不了。不过，这也不能怪她，我咨询过医生了，医生说四十岁以上的女人由于生理机能，能自然怀孕的几率很低……”儿子还没说完，老婆子刚刚端起的饭碗又放下了，唉声叹气进卧室。

“谁告诉我我不能生？”媳妇盯住丈夫问。

“我同学说的，她是妇科医生。”丈夫说。

“她脑子进水！把一个带绝育环的育龄妇女说成不会生育的女人，十足庸医！”

“带不带环，你都生不了。”

“你这是侮辱我！明天我去取环，证实给你看！”

“现在去也可以，去卫生院。卫生院的流程比县医院简单，便利。”

“去就去！”

丈夫启动摩托车，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

3
一眨眼，半年过去了，取掉绝育环的儿媳的肚子仍然没有动静。

“果真让儿子说中了。”老婆子由希望变成失望再到绝望，含沙射影的话语时不时蹦出嘴来。

“滚，叫什么叫，光叫不屙（屙蛋）吵死人！”正在叫欢的母鸡被老婆子飞一脚，落荒而逃。

儿媳听了老婆子的话，心知肚明，但不接茬。

“不理她，老妈盼孙心切，咱不跟她一般见识。”丈夫悄悄安慰妻子。

“我真的不能生了吗？”

“你不是不想生吗？正合你意！”

“可我……”

4
大半年又过去了。一天，大家正在吃晚饭，儿媳迟迟没有人桌。

“老婆，吃饭了。”丈夫说。

“有人说我只吃不生，从今天起我就不吃了。”媳妇说。

“我们家米仓满满当当的，用不着节约口粮。”老婆子说。

“蹬蹬蹬”儿媳箭步冲下楼，手里拿着一张单子，奔到老婆子面前，单子甩到老婆子脸上：“我就不吃，饿死你二宝孙！”

太不像话！老婆子刚要发火，可儿媳后面那句话让她懵了。

儿子眼疾手快，拿过单子一看，是B超单：“妈，她怀孕了，快两个月了！”儿子激动得跳了起来。

老婆子抢过单子，装模作样地左看右看，其实她根本不识字。

“太好了！儿子，你去割鸡，妈去热水。”老婆子说。

“别割，我承受不起！”儿媳冲着老婆子说，“我不会让你好过，明天我去医院做掉这个孩子！”

“你要当杀人犯，老天爷不会饶你！”老婆子说。

不愧对这个荣誉，这两条粉色飘带已深深地吸引了游客，令我们如痴如醉、沉醉其中。不远处，有一支穿着红色旗袍的“超龄小姐姐”分队，以三角梅为背景，欢快地在自拍杆前跳起了春天的舞蹈。

“到啦，到啦！大家快看江水！”我激动地喊了起来。只见刚才还清澈的江面，此时已呈现出一浊一清的景象，泾渭分明。从左前方流淌下来的桂江（桂林漓江）显得有些湍急，水质清冽；而从右边汇入的浔江（来自桂平）明显有些不急不忙的样子，水质混浊。两江之水汇合后，清水与浊流并流，一浊一清、一急一缓，平静地向西江下游流去，演绎着鸳鸯江的动人风采。

停靠在江中的点点船只，宛如一只只浮游于江面的鸭子，恰似一幅“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水墨画。两水交汇处，恰似戏水鸳鸯，相互依偎，相互拥抱，长相厮守，难舍难分。

相传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当年途经梧州，适逢中秋之夜，泛舟于鸳鸯江上，面对清浊江水不禁思绪万千，吟诗赞道：“我爱清流频击楫，鸳鸯秀水世无双。”从此，鸳鸯江水之名也从民间传开来，“鸳江春泛”被列为梧州八景之首。

站在大堤上，极目远眺，只见西江浩渺，水流滔滔；桂江碧绿，波光粼粼。江对面的古塔在青山的衬托下，愈发显得俊朗挺拔。再近一点的“鸳江春泛”风景区，别致的凉亭在绿树的掩映下显得更加古朴典雅。如此秀美的景色，把游人也映照成了一道风景。

提议看鸳鸯江的那位大姐很是满足，她一边拍视频，一边做旁白，感慨终于圆了一个期盼了50年的梦想。这一刻，我也感到了由衷的高兴，这大抵也是作为一名导游的意义吧。

“我身上的肉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儿媳说。儿子把媳妇哄上楼。

老头子食指戳到老婆子太阳穴，压低声音，说：“都怪你平时嘴毒！她要是真做掉……哎哟！胸口疼！”老头子捂住胸口，一脸痛苦。

“我那是无心的，过过嘴瘾而已。”

“你不知道‘恶语伤人六月寒’吗？”

“明天我看守她。”

“你看得了初一，看得了十五吗？”

这一夜，老婆子如卧针毡，彻夜难眠。第二天，老婆子早早起床，先把儿媳的电车钥匙藏了，接着煮早饭，之后一直坐在门口，像守门神。

儿媳吃完早饭出门，老婆子急切地问：“去哪儿呢？”

“可笑！去哪还需向你汇报吗？”儿媳说。

老婆子见儿媳往邻居娅桂枝家走，知道她去串门，紧绷的神经才松缓一些，儿媳和娅桂枝家的儿媳同龄，聊得来。

约摸半个钟后，娅桂枝带孙过来串门。

“天天在家带孙，不用下地干活，你最有福气！”老婆子说。

“唉！天天跟这小屁孩捆绑在一起，想去哪都不方便，你看我的鞋子开口了，都没空上街买。这不，刚才你儿媳过来借电车说去镇上，才托她帮买鞋子。”娅桂枝说。

“什么？我儿媳去镇上？”老婆子从凳子上弹起来，“你借电车给她？你和她串通好了是吗？你见不得我好是吗？”

“你这人咋说话的？借个电车怎么了？”

“就许你多子多孙对吧？”

“一大早莫名其妙！”

“我儿媳怀孕了，可她扬言说要打掉这个孩子！”

“啊！有这回事？作孽啊！快去阻止。”

老婆子和儿子急匆匆赶到卫生院妇产科。果真见儿媳在走廊的沙发上木然坐着。儿子上前拉媳妇的手腕，说：“回家！”

媳妇甩开他的手，向随后而来的老婆子瞪眼，说：“我服了堕胎药，医生叫我在这观察半个钟。”

儿子脸色铁青，突扬巴掌，就像扬一把斧头即将劈向被当作气筒的树杆。儿媳望着高高的巴掌，脸上没有表情。

“啪”，巴掌非常响亮，可这巴掌是落在儿子脸上，掌印灼红，清晰可见。老婆子和儿媳都惊呆了。掌音震得老婆子两眼冒金星，眼前一黑，身子慢慢瘫软，儿子眼疾手快，抱住了老妈，老妈才没有倒地。

“嗤”，一声冷笑从儿媳鼻孔飘出来：“装，你就装吧！”说完把脸别过一边，可不过几分钟，她转脸回来，吓一跳：老婆子鼻子流血，嘴角也溢血。两公婆慌了神，呼喊：“医生，快救人！”

医生正在全力抢救。

“老婆子不会有事吧？我根本没吃堕胎药，只是想吓唬她。”

“那你跑来这里干嘛？”

“我一个高龄孕妇总得咨询医生如何保胎吧！”

医生从抢救室出来，急切地说老婆子血压突升导致脑充血，必须立即去县医院作手术。

手术室外，儿子蹲在墙根，两手抱头，他在极力克制自己的情绪，这情绪一半是恐慌一半是愤怒。想到签手术风险责任书时医生说的话“即使手术成功有可能也会留下后遗症，类似老年痴呆或植物人”，他突然嚯地站起来，对媳妇咆哮：“好端端的，你吓唬一个老人家干嘛！”

“想到这几个月来，她对我冷嘲热讽，我就来气，只是想吓唬她，谁知道她这么不经吓！”媳妇被老公的咆哮震傻了，带着哭腔说道。

一个月后，老婆子出院了，人处于睡眠状态。村里人议论纷纷，说儿媳把老婆子气成植物人。儿媳自知理亏，用手机上网下载了最闹心的婴儿哭声和最开心的婴儿笑声，轮番给老婆子播放，希望她能早点醒来。

5
儿媳在医院分娩回到家那天，竟然看到老婆子站在门口，笑吟吟地张开双臂迎接她的二宝孙。儿媳愣愣地看着她：“你是真睡还是装睡？”

“你装睡几个月给我看，看你装成不？”老婆子说。

儿媳哑然。

春到鸳鸯江

□ 陈丽冰

窗外的木棉花开了，又是一年赏春好时节。我带着一支踏春小团队向梧州出发。在车上，我按预定的行程向大家介绍了龙母庙、岭南文化园、龟苓膏体验馆，以及骑楼街的一些历史文化知识。

梧州，广西的东大门，地处“三圈一带”（珠三角经济圈、北部湾经济圈、大西南经济圈和西江经济带）交汇节点，自古以来便被称作“三江总汇”。珠江干流西江从市区蜿蜒而过，青山绿水相映成趣，良好的宜居环境让游客流连忘返。尤其是长约7公里的骑楼街，一路走来，各种各样的特色小吃让人应接不暇。

突然地，有一位大姐说她想去看看鸳鸯江。我有点犹豫，因为这个是行程之外的景点，担心这有限的一天时间安排不了。但这位大姐很坚持，说是从幼儿园时就听说过鸳鸯江，却一直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今天一定要去看看。

午饭后，我们沿着西江大堤漫步，向着鸳江大桥的方向走去，那是鸳鸯江三江的交汇处。

大堤是一条宽阔的柏油人行步道，道路两旁种满了正在春风中摇曳怒放的三角梅。大家一看到这一路的粉红、水红，都禁不住欢呼起来：这才是春天该有的颜色！大伙纷纷掏出手机拍照留影，把笑脸和花朵定格在镜头中。我也从未见过如此多的三角梅，开得如此热烈！三角梅是梧州市的市花，一点也

北流大里米粉
(外一首)
吉小吉

捆扎成一团团白色的云朵
从大容山巅飘过时
稻田恰好涌起金黄的蒸气
晾晒场上一帘帘瀑布
洋溢着阵阵清甜的米香

甘蔗林在风中的每阵窸窣
都是大姐写信的颤栗
信里的石磨变成了机床
一行行流淌的米浆
淌成南流江支流蜿蜒的掌纹

而此刻我的筷子正悬在
氤氲的往事上空
夹起一缕柔软的青
像夹起大里镇尚未降落的晨雾
以及一生未说出的乡愁

文祚娴故居

大容山作为永远的后盾
六厚村正沿着一潭池水的倒影
聚焦到几间低矮的黑瓦房子
聚檐下，苔藓斑驳
那古典的韵脚时隐时现

光斑从墙角的龙眼枝杈间滴落
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春日里
凝成铜绿。我们窥见
两百年前的女诗人正推开窗牖
虫蛀的雕花与诗稿
同时在霉斑中舒展筋骨

先我们而到的几个孩子
目光在墙上游移
他们舌尖滚过褪色的平仄
一定是惊醒了
墙垣深处冬眠的墨汁
那一刻，墙上的诗刻
发出耀眼光亮
整座屋子熠熠生辉，墨香四溢